

尹和靖
李忠愍公集



尹和靖集

尹焞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集靖和尹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原序

二程多躬行實踐之弟子。尹肅公在伊川先生門。尤爲領袖。朱子謂其十分鈍。惟持一敬字工夫。終底於成。信哉。迹其始也。以主敬爲學。迨其後。議諡曰肅。則敬之名實。不昭然於天下後世哉。易曰。敬以直內。夫子曰。修己以敬。而示顏淵以克復之目。惟視聽言動之四勿。聖賢以敬爲心法。必履薄臨深。兢兢無閒。乃可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彼夫怠則肆。肆則昧昧然而大遠於君子矣。故處焉而倫紀之多乖。出焉而民社之遺害。甚矣。敬與不敬。人道得失之所由分也。公年十八。伊川先生授大學西銘。又令看敬字。其明年。不對誅元祐黨籍之策。歸而告於師。白於母。迄以善養承母歡。以學易體師訓。求在內而不求諸外。越三十餘年。而有靖康大臣之薦。公詣闕力辭。詔賜和靖處士還山。又數載。而廷臣交章。召以崇政說書。強起趨朝。每赴講。先夕沐浴更衣。陳所講之書於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謂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進所解論語。又上疏切諫。和議忤秦檜。雖朝廷眷遇彌優。洊加奉常少宗伯侍講。而公秉難進易退之節。終始辭榮。予告而卒。嗚呼。公真不負所學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生平可謂兼之。至今讀其年譜。誦其奏對。非純於主敬者而能如是乎。予服膺公之一於主敬也。爲校訂原集而重鐫之。庶幾學者有入德之津梁。從伊川而溯洙泗。藉以自勉其鈍質。而厚望於士林之共勉云爾。

康熙戊子冬吉旦儀封後學張伯行謹譔於榕城正誼堂。

宋史本傳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旣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荐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尙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真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旣

召正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焯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焯。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焯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櫝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賸。恐教兒費力爾。除大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亙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遼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業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

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腴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彙疏。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

以禮留之。浚鼎旣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目錄

奏劄

辭免除徽閣待制第三劄

遺表

雜文

進論語狀

論語解序

題論語解後

書易傳後序

師說序

跋西銘

告伊川先生祠文

書

遺書

尹和靖集 目錄

答王信伯

答祁居之

答謝用休

壁帖

聖學二十一則

附錄

師說

告詞

銘記

尹和靖先生集

奏劄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同校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三劄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例懇請。惴惴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微賤。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叨厚禮。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疾至今。未嘗供職。以病勾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

桑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桑奏放歸田畝。伏候敕旨。

遺表

上表爲永辭軒陸事

臣焯言。焯聞有生必死。乃事理之固然。

事理作物理

原始要終。亦臣心所深諡。獨有終身之恨。曾微報國。

一作主

之功。將死有陳其言或善。臣焯申謝。伏念臣幼則孤嫠。長而賤貧。道不合時。志惟師古。幸有淵源之自。竊窺聖哲之心。顧得志之莫期。則終身而獨善。絕清時結綬之志。有後進舞雩之游。不意垂老之年。乃遇中興之主。仲靖康招聘之意。易和靖安退之名。起從遐徼。羈旅之中。冥之勸講。侍從之列。來崎嶇者萬里。奉清燕者踰年。感得時之若斯。實有幡然之志。悵事君之已晚。莫勝奮爾之軀。終臥病而乞歸。尋引年而告老。始終被遇。自謂莫倫。死生之間。夫復何憾。伏望皇帝陛下。益隆聖學。廣被名賢。惟祖宗爲陛下之規。惟方策爲陛下之鑑。洪惟我宋。度越前朝。惟子惟孫。有典有則。而況天方悔禍。民獲小康。益勤宵旰之憂。必復國家之始。永辭聖世。莫罄愚衷。臣無任瞻天仰聖。結戀於邑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紹興十三年十一月日。奉議郎充徽猷閣待制致仕臣尹焯。

雜文

進論語狀

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爲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甚愚。脩爲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奧妙。發明指歸。強顏爲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慙羞恐懼之至。

論語解序

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備職勸講。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卽其問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賢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摭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題論語解後

煇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論語衛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說書爲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安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煇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勉強爲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至。而學者祁寬。呂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

年春復病丐歸。蒙恩授以閒祿。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丘寺之西庵。寬從余居上方。暇日見此帙。云當時潛錄。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應詔而成。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焯於諸公亦然。何用此爲。寬復請藏之。因識始末。并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於三畏齋。

書易傳後序

焯至閬中求易傳。得上十卦於呂稽中。實余門生也。後至武信。壻邢純多方求獲全本。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爲生日之禮。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敬而受之。乃言曰。誓畢此生。當竭吾才。不負吾夫子傳道之意。壬子七月二十五日門人尹焯書。

師說序

焯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垂二十年。昔得朱公揆所編雜說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經兵火來。蜀中得數本。竊觀之。其閒或詳或略。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焯雖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目爲師說。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門人尹焯記。

跋西銘

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告伊川先生祠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詣伊川先生侍講祠而告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朝。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

書

遺書

右焞啓其生也榮。辱在大夫之後。得正而弊。庶乎君子之歸。敢陳將死之言。以告終天之別。伏念焞曩由羈旅。經涉亂離。竊希先哲之風。不改陋巷之樂。晚而有遇。遽陪侍橐之聯。病不能朝。獲遂賜骸之請。念始終進退之禮。繫生成塊土之恩。無復更生。遂爲永訣。伏望平章僕射相公。佐佑王室。康濟斯民。力扶上聖。

之君。亟致中興之業。瞻依曷既。涕泗無從。謹奉遺書布敘。伏惟鑒察不宣。

答王信伯

焯再啓。自至會稽。以退閒不修講人事。不遇便人。故久不得上問。必能深察。向承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安處。有的便無惜。砭諭朋友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信伯也。萬萬留念。顒望顒望。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保愛爲祝。小姪塤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廩。僥倖僥倖。亦恐知之。焯再拜。

答祁居之

焯前年冬末相別。兩見改歲。衰老日甚。幸未昏憤。亦不敢虛度時日。十二月末到會稽。初至稍困人事。今卽遂安居。經夏別無所苦。不煩遠念。半月前有人傳言。在餘杭幹事。方怪咫尺無一字見及。忽收專問。獲聞動靜。欣慰可知。示諭附來書。未嘗得一何也。今後非的便不可附書。彼此無益。故此中未嘗附書者。蓋以此也。川中諸公。未嘗通問。馮貫道四月閒。專遣人至。猶題黔州通判。御位向在桐廬。見除梁山軍。未嘗來行朝。傳之者妄也。伯世何故尙留枝江。缺在何時。仲志在廬山。有所授未。景實來別其兄德元。往來過此。相聚甚款。不講人事。終日相從。德元在四明時。通書敦智。閒相見。此亦有一二學者相見。不保其往。恐知之。李習之復性書三篇。舊亦嘗讀。偶記韓退之與孟簡書云。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習之亦韓門生也。卻晚從釋氏。無足怪者。古人尙如此。況今日時去時來。果求何事。果見何理。而望終始不移。大難大難。居仁時得書見。勉倡此道。然老拙之職似當然。其如力薄何。此道如青天白日。誰不見之。昧

者汨以利欲。一出一入。望知其至多。見其無益也。吾子勉旃。相會未期。暑氣尙炎。萬萬倍加保重。令弟必且在左右。不敢致問。秉筆揮汗。信筆作此。言無次敘。一讀焚之可也。六月二十五日焯書啓上。

答謝用休書

焯頓首拜啓。向在行朝。遠辱惠問。尋亦拜答。以致謝懇。未審得達聽覽否。忽忽三年。不獲嗣音。想無便而然也。季夏極暑。伏惟燕居多暇。尊候萬福。焯已未仲春。得請宮祠。來居姑蘇虎丘山寺。人事廢絕。雖欲上狀。無從可致。未知高明能亮管否。年老多病。去歲乞致仕。蒙恩允許。今春初隨壻氏邢純來寓會稽。偶虞教授仲琳時見過。志學之士也。赴仙鄉新任。遂專附手啓上問。伏幸照察不周。焯頓首再拜。用休先輩友兄閣下。六月二十
六日謹空。

焯再拜啓。焯處此之樂否。虞皆悉之。不果縷陳。向侍講退閒。甚欲得謀居仙鄉。以力薄不能遂適。去年夏。偶壻氏除此中差遣。去彼不遠。仍是一路。此心終欲一到左右。又未知何如。人事未易前期也。向同來洛中諸兄。誰且安處鄉里者。後來俊秀繼此學者爲誰。因有的便。切望示諭。在洛中時。曾有收得先生文字。或當時答學者之問者否。老兄不憚煩爲寄及。幸甚幸甚。貴聚萬福。令嗣幾人。相別久矣。南北遼遠。皆不知聞。並乞批諭。專託虞公尋訪高隱。未得詳悉。併冀照亮。

焯再拜啓。得虞教授書。知吾友作學錄。甚慰鄙懷。今虞君作教官。吾友爲錄。使鄉校知此道者衆。何難之不易也。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但恨未能盡所欲言。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